

目三上延

目越島羽空 繪
晚峰 译

古书堂事件手帖

1

~ 梨子与她的奇异宾客 ~

GT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古书堂事件手帖

1

~ 梨子与她的奇异宾客 ~

(日) 三上延 / 著
(日) 越岛羽空 / 绘
晓峰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书堂事件手帖. 1. 槌子与她的奇异宾客 / (日) 三上延著; (日) 越岛羽空绘; 晓峰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56-6215-6

I. ①古… II. ①三… ②越… ③晓…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4181号

原著名:《ピブリア古書堂の事件手帖~槌子さんと奇妙な客人たち~》, 著者: 三上延, 绘者: 越島はぐ

©EN MIKAMI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by ASCII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51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古书堂事件手帖1 槌子与她的奇异宾客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三上延
绘 者 (日) 越岛羽空
译 者 晓峰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桓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陈珊珊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812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215-6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序章



六年前的那一天，我沿着北镰仓的坡道往下，步履蹒跚地走在铁路沿线的小巷中。

白色短袖衬衫被汗水溼透，紧紧地黏附在背上。烦人的蝉声不绝于耳，随处可见的绣球花还来不及凋落，夏天就已随着梅雨的季节而来临。

对于不爱冲浪的当地居民而言，夏天并不是个令人高兴的季节。虽然由比之滨和江之岛海岸的海水浴场都已经开放，不过，附近的中学生却不太爱在这一带的海边戏水、游泳，因为观光客极多，人山人海的，浪潮涌起之时还会呈现出奇怪的污浊色彩。

我是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县立高中的二年级学生。那一天虽然是星期天，但我为了拿回不小心忘在学校里的教科书而去了学校，之后便准备踏上回家之路——由于错过了一小时才一班的公交车，所以原本搭乘公交车上下学的我，只好转往JR车站的方向。在这道路狭窄又三面环山的镰仓，有些地区的交通还真是不便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右边边可以看见北镰仓车站的月台，这个月台非常长，而且只有一边有检票口，所以必须走上一段长长的路才能进到站内。

而左手边则是成排的旧式建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栽种的树木都相当高大繁茂、绿意盎然。

或许没什么人知道，或是即使知道也不太留意——在这条小巷里有一家旧书店。

这幢经过岁月洗礼的木制建筑物上甚至连店名都没有。仅仅在店门口放了一个靠风力转动的老招牌，上面的字迹龙飞凤舞地写着“旧书收购，诚实鉴价”，因为有点生锈，所以不太转得动。

当我正要通过这家不知店名的书店门口时……

料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木框拉门咔啦咔啦地被拉开了，一名年轻女子从店里走了出来。

年轻女子穿着无袖的白色罩衫及蓝色长裙，一身朴素的装扮。扎成大麻花辫的长发盘在后颈上，白皙的肌肤衬得水汪汪的黑色眼眸更显明亮，直挺的鼻梁下有着一双薄唇。

她的年纪应该比我稍微大一些吧，外形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像，是个会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多看一眼的美女，但看起来不像是令人难以亲近的冰山美人。她将嘴唇撅成鸟喙般，发出嘶哑的声响：

“嘶——嘶嘶——嘶——”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原来她在吹口哨。看来似乎是个不太灵巧的人。

她从老旧的木制房屋中拉出一台小小的置物车。看起来像是旧书店的员工，正进行着开店的准备工作。

她连眼角也不曾瞥向呆站在一旁的我，专注地将置物车推到预定位置。置物车上立着一个木牌，上面草草地写着“百元均一”，看来似乎是摆放着特价书籍。

正当她打算回到店内时，目光突然停驻在看板立牌上。她发出了“咦”的一道轻呼声，并用手掌推了一下钢板，招牌随即带着叽叽嘎嘎的声音转动起来，转到“旧书收购，诚实鉴价”的背侧便停了下来——

“文现里亚古书堂”

我稍微思索了半晌，才察觉到这应该就是书店的名字吧！原来这不是一家没有店名的书店。她迈着跃动般的轻盈步伐回到店内，直到最后都没有发现呆站在一旁的我。

（那个人是谁？）

这家店应该是由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独自经营才对，难道是请了大学生来打工吗？

我不由自主地靠近“文现里亚古书堂”，透过拉门上的玻璃偷看幽暗的店内。在书架的对面有一个堆满书本的柜台，我从堆积如山的书堆间隙中发现了那位女子的身影。

仿佛被埋在书中一样，她正在翻阅着一本很大的书。眼镜下圆睁的杏眼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即使从我站的地方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她时而微笑，时而用力点头，一刻也不曾静下来。

（真的很喜欢看书呢。）

这就是所谓的浑然忘我吧？虽然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看书时表情如此生动、如此乐在其中的人，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到底在看什么书呢？什么内容那么有趣呢？

我将手伸到拉门上，但终究还是放弃并垂下手。问她这些事又能怎么样呢？看书这件事根本就与我无缘，这是我拥有的“体质”。我带着低落的情绪离开店门口，缓缓地往车站迈步而去。

在幽暗的店内看书的那道身影，如同一幅画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直到穿过铁路进入检票口并站在月台上的时候，我好几次都想再回到那家店与那位女生攀谈，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我就这样搭上横须贺线返回了家中。

对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任机会流逝的自己，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能够妥善掌握相遇契机的人，应该是拥有特别才能的人。凡人大概就只会选择默默地经过，而我也只是和凡人一样，采取最普通不过的行动罢了。

不过，即使到了现在，有时候我还是会不禁想象——如果当时我走进那家店，和她变得熟稔的话，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情况。或许，我的人生在那一瞬间起，就会变得有所不同吧！

算了，这种假设根本毫无意义，继续想下去只会没完没了而已。

在此，我还是先写个前言稍加说明。

这是一个关于旧书的故事。关于一些旧书以及围绕在这些旧书旁的人们故事。

流转于人们手上的旧书，除了书中的故事之外，书本身也拥有自己的故事。这句话虽然是引用别人所说的话，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只不过，如果要再加以补充的话，就是那些“故事”不见得都是美丽的，或许也有着令人不由得想别开目光的丑恶内容，就和这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一样。

我的名字叫五浦大辅，今年二十三岁。和我有关联的旧书自然就是《漱石全集》了。

那么，首先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说起吧。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新版》
(岩波书店)

第一话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对看书这件事情感到很棘手。

阅读上面排满印刷字体的书籍，对我来说更是痛苦万分。只要长时间翻书，眼睛盯着字看，我就会沉不住气、心跳加速、掌心冒汗，最后甚至会恶心反胃。称之为阅读恐惧症也不为过。

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是被书折腾得相当凄惨，因为不管哪本教科书里都满是印刷字体。若是只要听课写笔记的科目，还没什么问题，但是，需要熟读教科书的英语和语文，成绩就惨不忍睹了。到现在为止，只要看到“长篇阅读测验”这几个字，我的脖子都还会汗毛直竖呢。

虽然也曾跟母亲和老师提过，但他们只会安慰我说：若天生就讨厌书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人原本就有擅长与不擅长的事物，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哦。

我虽然很感谢他们体贴的心意，不过，他们的体贴可以说完全搞错了重点。我并非讨厌看书，而是想看书却无法如愿，因为每当要看书时，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抗拒。

无法解开他们的误解，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擅长说明的关系。然而最大的原因，应该还是出在我的外表吧！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不可能喜欢看书的模样。不管站在哪里，我的身高永远高人一等，体格也很魁梧。不管是谁，都会认为我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类型。

在运动会和体育竞赛时，一定会被推选为选手强制参加，被体育类社团力邀加入的情况更有如家常便饭。

然而，我对体育活动却没什么兴趣，反而是想看书，在学校时也经常担任图书委员。诸如整理图书这种大家讨厌的工作我也不觉辛苦。当时我的乐趣就是站在书架旁边，按照顺序欣赏书脊。只要不打开书本，单纯想象内容的话身体就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这种体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体质，我心里也有数。那段与《漱石全集》相关的故事，就是造就我这种体质的导火线。

那是我上小学前发生的事。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时分，我独自在老家二楼的起居室看书。

在此先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位于大船，刚好处在横滨市和镰仓市的交界，只要从东京搭JR线来镰仓观光的话，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

在大船车站附近的山坡地带，矗立着一座只有上半身的巨大观音像。虽然照耀其上的聚光灯让观音像看起来气势十足，不过，突然从树林间冒出的白色脸庞，难免有些令人毛骨悚然。除了二十四小时都有细眼观音看顾注视这一点以外，这里可说是个毫无特色的朴实住宅区。

过去，这里除了观音像之外，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这里

曾有日本屈指可数的电影制片厂。虽然制片厂在我初中时就已关闭，但是外婆不时就会提起——这个支持着日本电影黄金时期的城镇，曾拥有多么辉煌的时光。然而对于不熟悉电影的我来说，依然不是很了解这些事。

与制片厂近在咫尺的“五浦食堂”就是我家，那是一家会在猪排盖浇饭上放很多豌豆的普通日式快餐店。

这间食堂最早是由我的外曾祖父所建的，外婆继承下来经营。听说过去因为有很多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光顾，所以生意相当兴隆，但自我懂事以来，就算讲得好听点，客人也不能说算多。

这并不是因为餐馆的评价变差了，而是因为随着拍摄的电影数量减少，在制片厂工作的员工也跟着锐减所导致的。外婆并没有雇用店员，而是独自一人扛下店铺经营的大小事务。

我们住在餐馆的二楼，是一个由外婆、妈妈和我组成的三人小家庭。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已过世，妈妈则回到娘家生下了我。附带一提，给我取名叫“大辅”的人是外婆。

因为妈妈在横滨的食品公司上班，所以教养小孩的工作几乎全都落到了外婆身上。从拿筷子的方式到鞠躬的姿势等，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飞来十顿说教。虽然身为全家唯一的男孙，我却不曾有备受宠爱的记忆。

虽然外婆有着圆润的下巴，看起来十分和蔼，但唯独眼神特别锐利，五官长相与山上的观音像几乎一模一样。

好了，刚才也提过了，那天我独自一人在二楼的起居室阅读绘本，应该是在看《古利与古拉》（注：日本著名的儿童绘本，描写一对双胞胎野鼠古利与古拉的故事）吧。直到这一天、这一刻为止，我还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文静小孩。除了绘本之外，也会阅读加注读音的儿童读物。当时只要一到书店就会央求大人买新书给我，对此，我至今仍印象深刻。

当把家中所有的书都看腻了之后，我开始觉得百般无聊。当时正值午餐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楼下传来客人的聊天声与电视机的声音。虽然想出去玩，但外面下着雨也只好放弃。

我离开起居室，走到位于走廊尽头的外婆房间。那是一间朝北的小和室，天花板矮得出奇。这栋房子由于不断重复扩建，很多地方的格局都变得有点奇怪。

外婆虽然告诫过我，不可以擅自进入这个房间，不过，我有我的目的——那就是来找书看。

在和室的一面墙边立着一个大书柜，里面摆放的自然外婆的藏书。外貌酷似观音菩萨的外婆，结婚前似乎是一位惹人怜爱的文学少女。据说她当年在店里帮忙所得到的零用钱，几乎都花在书本上了。

外婆收集的书，主要都是明治、大正时期（注：约一八六八年~一九二六年间）的旧日本文学作品。不过，当时的我并不了解那些书的内容，只是想既然有这么书，那么或许会有一些适合我

看的吧！我怀抱着这份期待来到了外婆的房间。

我将排列整齐的书从架上抽出来，确认里面的内容。那时的我还看不懂汉字。我并没有将拿出来的书放回书柜，而是随手叠放在旁边之后，又伸手去拿另一本书。当时到底算是在找书呢，还是在玩把书本弄乱的游戏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当书柜上到处都出现空隙之后，我发现在书柜的最下面一层排放着许多用书盒收藏着的小开本书籍。因为书本袖珍，于是我心想“这会不会是儿童读物呢”？我把脸凑近一看，才遗憾地发现书盒背上印刷的书名依然全是汉字，仅仅一本上面写着平假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读了出来。

“后，来，的，事……”（注：日文书名为《それから》。）

这到底是什么书呢？就在我打算从书柜中拿出书来，伸手碰触到书盒的那一刻——

“你在做什么？”

一道低沉的嗓音在我头顶上响起。我吓了一跳，回过头发现穿着围裙的外婆正低头看着我。不知何时来到二楼的外婆，用有如观音菩萨般的细长双眼注视着我，我不禁害怕地发起抖来。

我正坐在散乱着数十本书的榻榻米上。

突然间，我想起了外婆曾告诫我，要我尽量不要进这个房间的事。外婆的话还没说完，下一句是——如果进了房间，也绝对不要碰书柜上的书，因为那是我最珍视的东西。

这时我知道有件事绝对非做不可。外婆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不过只要诚心道歉就会获得原谅，之前我把餐馆的椅子排成隧道来玩的时候便是这样。正当我跪下来准备开口说“对不起”，低头道歉时——

外婆的反应却超乎想象。她粗暴地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起来站直，接着对惊慌失措的我连续打了两巴掌，力道十足，毫不留情。我被打得跌倒在地，手肘和大腿刚好撞到了书本。就在我即将哭出来的那一瞬间，外婆又立刻把我拉起，在极近的距离内，用观音菩萨般的三白眼瞪着我。惊魂未定的我，小便都差点漏了出来。印象中外婆从不曾动手打我，除了这次以外。

“……不准看这些书！”

外婆以嘶哑的声音如此说道，像是再次叮咛般地又补上一句：“如果再做同样的事，你就再也不是我们家的小孩了。”

我只是默默地点头。

老实说，我不是心理学者，也无法断言这件事是否就是造成我奇特“体质”的原因，而我也是长大成人之后才想到，其缘由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件事吧！

会如此认定，只是因为惹外婆大发雷霆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对印刷字体感到恐惧的人。当然，从此之后，我也不曾擅自进入走廊尽头的那间和室。

我不清楚外婆是何时发现我的转变的，但她好几年来都不曾提过这件往事。对外婆来说，那或许也是个苦涩的回忆吧！

我们两个人谈及这件事，竟然是在事隔十五年之后。当时，外婆住进附近的医院，而我前去探望。“关于打你的那件事……”外婆就这样完全没有预兆，直接开始说了起来：

“看到你在我的房间里，真是吓了我一跳。之前都不曾发生过这种事吧？”

那口气就像是在谈论上星期才发生的事一样，我稍加思索后才理解外婆在说些什么。

不管是说着话的外婆，还是听着话的我，和当时都已经大不相同了。我成长得比一般人还要高壮，也参加过了成人式；而原本体格就娇小的外婆，由于消瘦之故变得更加瘦小，因身体不适而导致快餐店临时休业的次数也日渐频繁。

那时正值梅雨季初期，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每逢季节交替时外婆就会受偏头痛所苦，不过，这次的偏头痛持续时间很久，因而入院检查。正处于就职面试高峰期的我，在听完公司的说明会后顺路来医院探望她——我身穿西装听着五岁时的往事，感觉有点奇妙。

“我并没有想打你，当时真是做错了呢。”

外婆望向远方，眼神异常清澈，这让我莫名地觉得不安。

“擅自进入外婆房间的人是我啊，不用放在心上。”

那并不是需要记恨的事，而且，从那次之后外婆也不曾动手打